

天学文苑

我有三个故乡

□赵璐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25级

那个门槛，你永远记得

□曹裕琪 云南财经大学新闻学专业2024级

理论上说，我是个海南人，籍贯海南省东方市——一座位于海岛最西边的平凡小城，没有海口发达，也不如三亚出名。这是我的血缘故乡。

寒假回去最舒服了：这里好像浓缩了全国的夏天，天空蔚蓝，阳光和暖，海风永远慵懒，人也无忧无虑，连说话都像唱歌。十多年前这边的人还不多，那么大的沙滩，只有那么丁点一个我。我喜欢打着赤脚弓着腰，拾各种各样的贝壳：扇形的，宝塔形的，打螺旋的……还有一种，又圆又小，黄褐渐变，像猫眼，之前最爱捡，可惜现在都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也不再捡到过。
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贝壳比人少了，我也不爱回去了。亲情在我们这一代，好像海滩上的贝壳一样，在变得稀有。我长大了，越发不乐意陪小屁孩胡闹；但说不定再过几年，他们也再懒得缠着我？我现在一年只回去一次，越找不到话聊，尽管对面是一般大的姊妹。我像个大人了，从前觉得团圆的饭局最温馨，现在却也能听出些话外深意……或许南方的大家族都是这样吧？像一棵大榕树，外面看着，枝繁叶茂，独木成林；地底下呢，却是盘虬卧龙、盘根错节。长大，意味着不再生活在树上。当你一层层扫开枯枝落叶，看到那纠缠的根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那是一个巨人的血管，也是美杜莎的头发；那是纠缠的爱，是纠缠的无私，也是纠缠的算计、纠缠的恨；那是你不得不享受的羁绊。

我知道，我的指甲缝里，已永远带上那种酸性的红色黏土。

二

八百里秦川缓缓铺陈，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。

说的，就是西安。这里是妈妈的老家，也是我的文化故乡。

其实我更愿意叫它长安。

长安的路横平竖直、四通八达，纵横之间，编织出历史的经纬。登上古城墙，内城风貌尽收眼底，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”之类的诗句，也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。在长安东郊的临潼，始皇帝安然沉睡，仿佛不曾离开他的千秋帝国。如果可以，到华清池看一场《长恨歌》吧！帝王妃子，爱恨家国，悲欢离合，婉转跌宕，巍巍如骊山，也会为之震颤。长安，一城山水，收尽千年治乱兴衰。

这片土地，自古也是文人墨客的栖心之地。这里有摩诘的禅意、太白的浪漫、子美的黯然……长安是宽宏的土地，这里有鲜衣怒马，也有壮志难酬。后接一群陕派作家，文字里带着黄土气，延续着千年来的文化盛宴。我喜欢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——平凹其实是方言里的平娃，这是真的，像我就该叫洋娃，老掉牙了都是洋娃。

人人都夸这里的美食风物。肉夹馍我只爱白吉馍——小麦烘烤的清香裹着卤肉的醇厚油润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馍香肉香交融，相得益彰。羊肉泡馍最讲究仪式感，得亲手把馍掰得细碎，才能入汤烹煮。但我很喜欢这样，这是就着掰馍来聊天理。还有岐山的臊子面、宝鸡的擀面皮、杨凌的旗花面，还有油塔、甑糕、裤带面、蘸水面……各色风味轮番入味，每一样都让人回味无穷。来这边转一圈，怕要吃成兵马俑了。

也常说笑，陕西人个个都是照着兵马俑长的。首先，他们大多圆头圆脑。其次，他们人人都懂历史——就是不懂，也显得很懂。我的小表弟，当时才五年级，讲起汉唐旧事来摇头晃脑、抑扬顿挫，头头是道活像私塾里的老先生。我忍不住偷笑，他还不知道我笑什么呢。最后，陕西人的性格也和兵马俑的质地一样，外冷内热，憨厚敦和，虽不善虚言，心底却热忱实在。

长相思，在长安。几经雪满长安道，却是城垣依旧，文脉长存，风物永驻。



乘凉
小靳摄

长安啊，长安！

三

尽管爸爸妈妈都不是广州本地人，但我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也认为自己是个“新广州人”，把广州当成生活故乡了。

我觉得，广州是一个割裂的梦：这里有人字拖和高跟鞋、街边小摊和高档餐厅、西关和琶洲、城中村和CBD……但最割裂的，是这一切居然都自然而然地、心安理得地交融在同一座城市。

除此之外，我竟然再写不出什么。兴许是太过熟稔，大挥霍一切细节，离开了才会加工回忆。

我本来对季候很不敏感，来到北京，快11月了还在穿洞洞鞋。谁知深秋之时，我竟会黯然神伤。也许我想到了南国的树，然后想到它已经离我那么

远。我之前老是抱怨广州的单调，嫌它没有四季，无聊至极。没想到那终年的墨绿，竟沉淀成了我生命的底色，牵动着我的悲欢，成为我最原始的乡愁。

我本来不喜清淡，来到北京，却到处找鸡和叉烧吃。

我本来也不会说白话，来到北京，五句话里竟总是夹着半句粤语。

总有一天，我要回去——回到那割裂中去，回到那平淡中去，回到那熟悉的市井乡音里，回到白背心和人字拖中去。

回去，回到那些回南天。

现在在北京，我过得也很好。只是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？在北京待的时间会不会比广州更长？北京很大很大，它会成为我的故乡吗？

又或者，我会继续辗转他乡吗？

它们还会成为我的故乡吗？

又到了高考的日子。隔壁中学门口挂起了横幅，祝考生金榜题名。我看到后心里忽然动了一下，前两年的此时，我也正坐在考场里，对着一张语文卷子发愣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快得像《庄子》里说的“白驹之过隙”，忽然而已。

考场不在本校，我分到了城南一所中学。前一天去看考场，教室里已经清空了，桌面上贴了考号和照片。我找到自己的座位，靠窗，第三排。窗外的操场空荡荡的，只有几棵树，叶子被晒得往下耷拉。我在那个座位上坐了一会儿，手心就出汗了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照例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她不说考试的事，只说：“吃了没？早点睡。”我说吃了。她又说：“别看书了，眼睛累。”我说好。挂了电话，我还是把语文的古诗词又过了一遍。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”，陶渊明想得开，可那时候的我，觉得前面就是一条窄路，窄得只容一个人过去，哪里有什么田园可以回去。

考试那天早上，父亲开车送我去考场。到了校门口，他说：“好好考。”就这三个字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往里走。走到拐角处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他还站在原地，看着我的方向。见我回头，他挥了挥手，意思是快进去。

语文考完出来，心里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。就是觉得手酸，写作文写得太多了。我记得我写了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写了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，写得很顺畅，可是写完了又觉得是不是太套路了。反正交了卷，想改也改不了了。

出了考场，太阳还是那么大。校门口站满了家长，有的撑伞，有的扇扇子，有的拿着矿泉水。一个妈妈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，小女孩举着一朵向日葵，大概是来接哥哥姐姐的。我忽然又想起唐人孟郊的诗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面的几门考得怎么样，“春风得意”谈不上，只觉得太阳晒得头皮发疼，想赶紧回家喝一碗冰绿豆汤。

接下来，数学、英语，一门一门地考，一门一门地过去。考最后一门的时候，我心里反而平静了。我想起宋人苏轼的《定风波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考场上不能吟啸，心里却可以徐行——反正快结束了。

铃响的那一刻，整个考场的人都动了起来。我站起来，把准考证、身份证装进透明文件袋里，跟着人群往外走。走廊里很吵，有人在尖叫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打电话。

后来分数出来了，报了现在的大学，录了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母亲把它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然后放进一个塑料文件袋里，搁在柜子最上面。她说：“这下放心了。”我说：“大学才刚开始，放什么心。”她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高考，觉得它像是人生的一道门槛。门槛不高不低，你迈过去了，就进了另一个院子。院子里有什么，院子里的花好不好看，果子甜不甜，那是后来的事。可是那个门槛，你永远记得。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”版面向广大大学生征稿。

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3000字。

来稿请投邮箱:hdjs@ycwb.com。
邮件请注明“花地·校园”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、班级等详细信息。

从文学源泉中发现真正的戏剧内核

广东省舞台艺术创作选题推介活动(2026)举行,把脉剧本创作,创新选题模式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黄由辉 梁善茵 熊安娜 图/主办方提供

“从文学到戏剧，从来都不是谁高谁低，而是相互借鉴”“选择文学改编很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呼唤文学性回归到戏剧、回归到剧场”“不论是改编还是原创，都应该足够重视文学性”……6月6日午后的广州市二沙岛“星海1号演播厅”，室外暴雨如注，室内也刮起一场头脑“风暴”：广东省舞台艺术创作选题推介活动(2026)·文学转化戏剧选题推介热烈进行。

活动由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、广东省艺术研究所、羊城晚报报业集团(羊城晚报社)主办，广东羊城晚报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承办。广东省内外的剧作家、学者、网文主编、制作人、文艺院团团长和创作骨干齐聚一堂，推介文学作品、剧本大纲，把脉剧本创作难点、堵点。

在今年年初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-2028年)》印发的背景下，广东正在不断进行舞台艺术选题模式的新探索，备受业界关注。



推介活动现场合影

文学为戏剧创作提供更多可能

文学是艺术的母体。“主角”是近年来文学作品向舞台剧、影视剧转化非常成功的案例。“文学转化戏剧选题推介”活动伊始，主持人、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(主持工作)陈建忠以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主角》“抛砖引玉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十多年来，国内话剧市场上票房最好的、反响最热烈的剧目大多来自文学作品转化，比如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四世同堂》《繁花》《北京法源寺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人世间》以及马伯庸小说系列等。陕西省戏剧转化文学进而成为全国剧坛一道独特而强劲的风景。

“从文学到戏剧，从来都不是谁高谁低，而是文学足够充沛的含量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那些足够丰富的细节、足够深厚的背景，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更多选择、更多可以触达不同层面的叙述支点。”陈建忠指出，“因此，从文学到戏剧之间的转化，就成为了一个可

借鉴、可行走的路径。”

作为点评嘉宾，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炜也认为：“我们今天做文学改编这件事，到底是不是小说一定比戏剧做得更好？起码目前来讲，我们看到的是大量舞台作品屡屡改编自小说。原创剧本在当下能够产生大影响的，似乎弱于小说改编。”

“作家和戏剧家的关系既密切又微妙，从莎士比亚到老舍，文学与戏剧一直是一体两面，很多作家同时也创作戏剧。影视兴起之后，文学为剧本提供故事情感逻辑的依托，一起走过一段蜜月期。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，影视版权的高回报，会让作家将编剧环节视为中间商，但其实，两者应该是双赢和多赢的关系。”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认为，文学与舞台，其实是一种联姻，互相寻找、彼此成就，在相遇的契机里完成共赢的结合。

舞台艺术选题模式的新探索

活动现场，罗丽、李学武、林淮克、荆泽晓、陈崇正等知名艺术家，担当文学选题推荐官，分别推介了五部精心挑选的文学作品。罗怀臻、潘惠森、王炜、江冰、陈建忠、苏虎、霍建华、郭永康、黄超等大咖组成专业点评团，对每部作品精准把脉，探讨把纸上文字打磨成舞台艺术精品的经验。推介结束后，主办方还特别设置专家自由研讨、院团长交流环节，省内文艺院团负责人现场对接优质选题。

此外，广东省舞台艺术创作选题推介活动(2026)·青年创作选题推介与交流在当天上午率先进行，10位新锐青年编剧轮番登台，带来10部原创创新选题。《青云梦》《中英街》《爱会消失》《剧院情史》……这些新作题材横跨乡土、都市、历史、现实，给现场专家和文艺院团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近些年广东文艺创作面貌日新月异，岭南风景独好，文艺佳作频出。”剧作家、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罗怀臻

特别指出，从粤产影片《阿嬷的情书》收获全民关注、粤语音乐剧《大状王》实现艺术价值与市场效益双赢，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、十五运会开幕式的创新呈现，湾区文化影响力持续向全国乃至海外辐射，为本土青年创作者提供难得的时代机遇。他希望通过此次活动，营造新生代创作者的“订货会”的目的。同时，为院团长及青年创作人员、制作人提供创作及选题思路。

主办方表示，以上做法，是广东舞台艺术选题模式的新探索。本次活动旨在发现题材、推介题材、累积题材，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在创作者与生产单位之间搭建平台，促使有价值的题材成活成长，实现创作交流会、题材“订货会”的目的。同时，为院团长及青年创作人员、制作人提供创作及选题思路。

“台上台下，大家非常投入，热烈探讨。在专注力稀缺的时代，他们是值得尊重的一群文艺家。”对于这一新模式，



活动现场

广东财经大学教授、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江冰认为，本次推介活动具有三方面的开创意义：艺术的跨界，多种艺术形成一个坦诚的交流气场；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地域之间的良好互动，对于文化共生共隆，探索大湾区的艺术未来，有大好的前景；注重培养年轻作者，就是培育未来。

让更多题材走进戏剧家的视野

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戏剧转化？本次推介活动提供了多种思路。本次推介，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、一级编剧罗丽选择了《不舍昼夜》《星海女孩》等五部作品，题材涵盖现实长篇、儿童文学、岭南乡土、红色题材，适配话剧、地方戏曲等多种舞台改编方向。

“我选择推荐作品的标准，首先是看作品的题材，好题材会让改编剧目占优势；其次，要考虑作品能否为日后舞台改编提供很充沛的舞台风格。”罗丽在推介的同时，还提醒：“推崇文学改编，是因为文学文本确实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库，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文学性支撑。但戏剧舞台也是呼唤原创的，戏剧舞台上从来并不缺乏原创性和文学性。我们更多希望通过这样的推介，让更多题材、母本故事进入剧作家的视野，进入院团选择的可能性。但，绝对不是以小说文学替代戏剧文学的举动。”

在点评罗丽推介的作品时，罗怀臻谈到：“在今天来说，文学作品还是一个精英文学，而戏剧作品我认为还是通俗文学。剧作家还是要高看一眼小说家。我在研究原著小说时，看到了作家和剧作家的区别。剧作家就是要发现戏剧的真正内核。罗丽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选出五部，每一部打动她的都是戏剧的‘核’。”

《巨浪！巨浪！》《万物有声》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《定风波》《春来看故人》《茶语往事》……不少网络文学作品成为文学选题推荐官的“心头好”，是本次活动的一大特色。记者留意到，这些网络文学里面不仅关注科幻，还有相当一部分关注现实，甚至是乡村振兴、“百万工程”的。此次文学选题推荐官之一、阅文集团现实题材主编林淮克始终相信：“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学小说，能够被改编的价值始终在于它的特殊性，它有东西能够打动改编者，能够打动掏钱买版权的人。”